

# 偷地雷的人儿在彼岸

□ 白瑞雪

绝对的中国特色、因地制宜。

就材料而言，有铁雷、石雷。钢铁匮乏，只好把石头凿空，填上硝酸铵、柴油和木屑混合炒过的土炸药。只是那土炸药效果不咋地，有时连包着雷体的石头都炸不开。

按照埋雷的招分类，一脚踏空踩上引线叫做踏雷；山路上、草丛中拿小铜丝连着雷绑在草上——正好脚脖子那么高，是最好使的绊雷；一枚捕鼠夹连上好几个地雷，踩上去不响，脚一离开、捕鼠夹一弹地雷就引爆，是具有集束杀伤力的夹雷；后来鬼子怕炸改走水沟了，兵民们又发明了藏在水里的水雷。

地雷战也是心理战。埋了雷的地方印上鞋印马蹄印，引得鬼子大胆往前走；而明明没有雷的路面隔几步撒点新土，吓得对方绕道而行。虚实虚实真真假假，原本就是战争之道啊。

它更是情报战：还真有鬼子来偷地雷。老电影《地雷战》里那个骑着毛驴头戴白毛巾扮成小媳妇模样的小鬼子，使得

“偷地雷”成了几十年来形容鬼鬼祟祟、不怀好意者的专用词。这个细节以及“不见鬼子不挂弦儿”的台词，像接头暗号一样，让任何老观众在谈论起这部电影时会心一笑。如果有人谈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不懂幽默，那他一定是误读了弥漫口号与标语的那个年代。实际上，即使是在当时的主流文化中，也不乏幽默经典。

武器简陋，战法简单，效果有限——作为游击战的一种局部战术，地雷战这段历史探究入内，其实有些心酸。在冀中平原领导地道战，并且后来将地道战应用于抗美援朝战场的杨成武将军曾说“地道战是逼出来的”，地雷战同样如此。抗战期间中国军事力量总体上弱于日本，是不争的事实，铁蹄下的弱者要生存，即便赤手空拳也当抗争。

今天想起这事儿，是因为一位正在东京旅游的女朋友发来热情洋溢的微信：“马桶盖儿，来一个不？”如此缺乏创意的购物项目，她补充理由：触感轻柔，屁股暖和，健康除菌！

就算拿钻石黄金打造的卫生间，也得是为人类排泄基本功能为生的卫生间吧？随着一股马桶味儿从大洋彼岸飘来，我有些感慨。中国游客抢购日本马桶盖不是一天两天了，彼岸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被“偷地雷”打上简单粗暴烙印的对手。对它爱也罢恨也罢，今日日本，是一个连一口锅一把刀具一个马桶盖都能吸引来自强大制造国度的中国人蜂拥抢购的国家。

“中国制造”成本红利渐微，而“日本制造”优势逆袭，这二者于材料、工艺与工匠精神的差距，我们是否静心正视？

财经作家吴晓波对此评论说，“中国制造”的明天并不在他处，而仅仅在于能否做出打动人心的产品，让我们的中产家庭不必越洋去买马桶盖。

与战争相比，这是国与国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展开的较量，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把钥匙。

读史札记

## 大宋状元跑官记

□ 王禹京

张师德，是北宋的一个官员，系开封襄邑（今河南睢县）人氏。这人比较有才，乃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辛亥科状元。张师德的父亲张去华，是大宋第二位状元得主，曾担任过副部级政府高官（工部侍郎）。

参加工作之后，张师德在低级文官岗位上——干就是九年，其间基本没被提拔过。贵为高干子弟，又是堂堂状元，却久久不能进步升职，张师德不免有些心急火燎起来。在他心中，大约也就有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念头。于是，便试图走一回官场捷径。

张师德先后两次去拜访了手握干部任用建议权的宰相王旦，但吃了闭门羹，连面都没见着。

两度拒见张师德之后，王旦对人叹息：“这个张师德真是可惜了。他这么干，我只能建议暂缓提拔他，以使他克服急躁求官情绪，避免助长跑官要官的不良风气。”这段话的潜台词很清楚，张师德有才干，工作表现也不错，自己原本也有建议提拔使用他的打算，但他自己沉不住气，这么一跑一要，反而不能替他说话了。

跑官遭拒之后，张师德并没有因为心态失衡而搞“堤外损失堤内补”那一套，走贪污受贿、利用职权捞取个人好处的歪门邪道；也没有破罐子破摔闹情绪，拿工作不当回事，反而更加认真敬业，后来拿到了上级的认可，走上了高级官员的岗位（左谏议大夫）。

若干年之后，南宋宋孝宗当政期间，曾有大臣对他感叹：“从前，我大宋官场风气还是比较正的，大家都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名夺利。比如那个状元张师德，为了要官两次去走宰相王旦的门子，不但没有得逞，还被舆论指责讥笑得一塌糊涂。哪像现在啊，个个高官的家，都要踏破门槛挤破头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位居高官的高官，其官德品行、处事方式等，对于官场风气的好坏、官员们的价值取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看看南宋年间宋高宗、宋孝宗使用的那些宰相和高官们，比如秦桧、张俊、万俟卨之流，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无所不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由这样的人把持朝政，不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才怪。

张师德跑官而不得的经历，堪为镜鉴。

了月光下粼粼的水波，也就想到那银子了。这夜游湖的经历，和与一家人围着桌子吃“小洋锅”里的白煮豆腐一样让他难忘。

不妨站在朱老先生的角度来个情境转换，让月亮冷冷地悬在门前的大树上，霜风愈加紧了，屋瓦上，地上到处闪烁晶莹的寒光，明晃晃如白昼一般。这样的冷天不适合出游，那就把火炉烧旺，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白豆腐，不想白水煮，加一点儿白菜也未尝不可，韩愈不是说过吗，“晚松细切肥牛肺，新笋初炊嫩马蹄”，他认为冬天的白菜是和肥肉拌一样甘美的。屋里暖气氤氲，一家人说说笑笑，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地上，洒在人身上，火炉旁的小虫又唧唧唧亮开了嗓子。多么温馨啊，月照着你，人望着月，月是人眼里的风景，人亦是月眼里的风景。

林和靖梅妻鹤子，李渔为赏梅在山中搭起帐篷，帐中设炭火温酒取暖，这是大雅，我们学不来的。但一个人守着虫声，守着一盏茶，一株桂花，捧卷夜读，不也很惬意吗？卸下所有的奔波和风尘，此刻斗室安宁，心神宁静，还有月亮陪着你，它就在窗外悄悄挪移，把一丛幽竹的影子搬来搬去……

## 微语绸缪

越来越小，空调的使用，哪里都可以制造四季如春的景象，冷热的感觉早已模糊。

或许如魏新所说，“写作的灵感似乎也被暖气融化，甚至熔断了。”看风是风，看雨是雨，内心毫无波澜。

一个朋友说，真羡慕那些能写感悟感受的人，她也很想写，但却怎么也写不出。恒温的世界里，如何找回对生活的敏感？

在报人赵超构故里，当我看到房后矗立的文曲阁，会生成怪不得他这样文才出众的感叹。

而素有“倚马可待”之神功的他，却自谦，写文章“什么绝窍也没有。凡事都是逼出来的，熟能生巧……”

他在一篇《关于写短评》的文章中写道：“文章越是经常写，题目会越多，写起来越顺畅。经常写，由此及彼，产生各种联想，思路是畅通的，又感到一种写作的气氛，因而能不断写下去。”

所以，当我们热爱生活的依旧，而敏感神经开始变得迟钝时，恒温只是一种托辞。琐事繁多也是一种托辞。托辞多了，对生活的感悟力就会逐渐下降，以至于无法静心写作，所有的顺理成章都成了一定的因果循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谓的不忘初心，就是最初的梦想，就是我们自己想清楚了以后，所要成为的样子。

初心在自然山水之间，所以陶潜回归了南山。初心是“写”，如超构老，“一日不写，好像日子白过了”；或者，再不写就全忘了，写不出来了；还有，那些旅游的经历要赶紧记下来，以后老了有的看；只是想表达自己，实现人生价值。”

那就别犹豫了，提起笔，写下去。

## 编辑手记

魏新

有挤进过第一个，因此有些耿耿于怀，有次，下课铃一响，我压哨般跑到教室的墙角，大叫一声：“我尿床了！”

我们的女老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叹着气走了。从前冷，没暖气，没空调，在家就用煤球炉子取暖。要用薄铁皮焊一个长长的烟囱，顺着房梁出去。每一年，都会听说有人煤气中毒，可不点炉子就会更冷，谁都怕死，但也怕冷。从前冷，水坑结的冰很厚，可以在上面滑冰。我们没有冰鞋，就是上面乱滑，小学后面就是一片水坑，每年都有掉进冰窟窿里的孩子，但孩子们每年照样去滑。从前的孩子们冷得很任性，从前的冬天因为冷而任性。

从前冷，说话的时候，人们的嘴边冒着白气。从前的人话比现在要多，每个人都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因为冷，所以嘘寒问暖；因为冷，所以抱团。

习惯了那种冷，接受暖气，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刚到济南的时候，我住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虽冷些，却没有任何不适应。相反，刚搬进有暖气的房子，进门便感到热浪扑来，虽舒适，但总是昏昏欲睡，写作的灵感似乎也被暖气融化，甚至熔断了。

相对的冷，让人更冷静，更愿意思考。甚至，可以影响艺术风格，比如东北作家和江南作家风格就截然不同，再远一点，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味道。

从前冷，我生活的小城，只有澡堂子是热的。那时候的冬天，澡堂子里的人最多，天蒙蒙亮，门口就存了密密麻麻的自行车。人们赶早过去，洗头水。陌生的人泡在一个大池子里，一点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卫生，很多时候，还能遇到熟人，大声打招呼，赤裸相见，分外坦然。

从前冷，冷得很干净；从前冷，冷得很单纯。

从前冷，雪比现在大得多。一下，就是好几天，化净，就得一冬天。

漫天的大雪中，我们堆过雪人，打过雪仗。雪人可以堆很大，雪仗可以打很久。没有微着墙角，后面一堆人排着队挤，用肩膀使劲顶，争取把自己前面的人从队列中蹭出去。课间休息十分钟，大家准挤得一身臭汗，舒畅如尿床的一瞬间。我从来没

## 流年碎笔

## 淡定中年，无需救援

□ 韩浩月

作为一头中年人——对，你没看错，用流行的说法“头”来形容中年人，再合适不过，尤其在这个经历过“饭局”“油腻”等多轮舆论热潮洗礼的2017年，中年人黑得灰头土脸，“他在低头拉车，你却骂他姿势不好看”，就连为中年人辩护的说法，也忍不住让人往“一头”上联想。

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自媒体文章，发现自己终于拥有了一点儿以往一直追求的情绪——淡定。饭局上有过失言，形象上也颇油腻，那又怎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到中年的最大好处，就是不必在被人嘲讽的时候急赤白脸地去辩解，越辩解就越符合人家设置的规定情境，落下个话柄——中年人无非如此。

许知远就是个挺淡定的人，或者说，是个挺识趣的人。因为访谈了马东、俞飞鸿，被人写文章骂得狗血喷头，但许老师依然轻击不改，保持思考状，这就有点可爱了。咱们国家的中年人，但凡有一半能拥有许老师的境界，也不至于隔三差五就被提溜出来游街。

我说我淡定，也不是没有具体事例支撑的。今年夏天的某个午夜，在京津冀小镇燕郊的看海胜地燕顺路上，我抛锚了。水也不算太深，刚好能把1.9吨重的汽车铁疙瘩浮起来，只要对面的大卡车开过去，漂过来的波浪就让车变成了车船，直在水中打转。坐在司机位上，脑海里思考着水的密度、铁的重量、漂浮力等几者之间的关系，想起泰坦尼克号沉没在大西洋时的情景……竟然没有一点儿恐慌。直到两个小时后人敲窗户问需不需要救援，好啊，当然需要。不过没救也没关系，这样一直待到天亮也是可以接受的，体验一下孤立无援、彻底孤独的滋味也蛮不错。

淡定来自于生活的平静。春天的时候，最亲近也最牵挂的亲人——我的奶奶过世了，这个春天因此也是个黑色的，快快地闪过，迅速成为历史的春天。从此不再担忧了，不再害怕区号显

## 非常文青

不能想像如果月亮，这个世界是怎样一番景象。大白天，花的婀娜，鸟的俊俏，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毫无半点儿遮遮掩掩的朦胧美和羞涩感。一旦暮色降临，穹下漆黑一片，只有星星闪着萤火虫般的微光，如若夜晚总这样黑着脸孔示人，我想那位《诗经》中的小伙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感慨的。

幸好有月。“髻子伤春慵更梳，晚风庭院落梅初，淡云来往月疏疏”，一树落梅，一个愁肠千结的伤春之人，这情境少了一钩弯月就如同有梅无雪，有雪无诗，是断然不可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素娥中挂，夜明如昼，秋叶的零落一声声敲打着思妇的心怀，想边关大漠沙如雪，想唐人薤北空回首，这样的夜晚怎能睡得着呢，只有使勁儿捶打着棒槌，捶打着内心的怨气，偌大的长安城里久久回荡着梆梆梆的沉郁声响。远隔时空，我们无法真正走进思妇们的内心，但这轮明月烛照千古，幽幽的冷光像极了无言的诉说。

“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农耕烟中质朴的月，“山寺月中寻桂子，那亭枕上看潮头”，这是逸出凡尘洒脱的月……如果没有月，我们心灵的夜空将是一片漆黑；如果没有月，谁来温暖尘世中一草一芥的渺小灵魂？



示为老家的号码，不再惊惧于某段棘手的亲情关系。开始着手清理那些这么多年来困扰我的情感负累，该绝交绝交，该拉黑拉黑，对搅到身上的责任重新进行评估，只保留力所能及的，去除无谓与多余的。别怪中年人心冷，心冷往往来自于情景。

生活中开始没有大事，一桩值得拿出来大书特书的大事都没有。两年前摆脱了上班以及其他需要开会的事务性工作，与经常把“成功学”挂在嘴边的朋友们撇清了关系，坦然地接受了所谓“不成功”的社会定位，甚至开始报复性地把“反成功”当成一种理念来影响身边人。不再设定某个完不成的目标。不参加无聊的社交活动，不在酒桌上评判别人以及被别人评判……好像从来没有哪个时间段，比中年的这个时候内心说出的“不”字更多。透露一个秘密，说“不”是件很享受的事情，说得越多，快乐越多。

值得一记的事，也不是一件也没有。自打喜欢上“花鸟虫鱼”之后，闲得

无聊时就喜欢把绿植搬来搬去，有一天把一盆绿植从阳台搬到书架上，打了水踩着椅子去给它浇水，浇完水下来的时候忘记了椅子的存在，一脚踏空坐在椅子背上，被弹了出去，跌倒在门边，刚好目睹这夸张一幕的女儿哈哈大笑……所以说这件事值得记一笔，是因为这一跌，尾椎骨受伤了，懒得去医院，隐隐约约地痛了两个月。这是大事，因为这是个提醒，做事要稳妥，不能再像毛头小伙子，否则下次不保的，将不只是尾椎骨了。

少年的时候觉得度日如年，中年的时候觉得度年如日，这种反差制造出一种很奇妙的生命体验，就是可以更客观地看待自身与外界的联系。人在下坠的时候，往往比向上攀爬的时候更理智与清醒。坠落往往会当成一个负面用词，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中性词来看待，如果你足够淡定的话，会觉得坠落后看到的风景，不比你爬到山顶看到的风景差。

## 月出皎兮

□ 张强

漫步月下，柔柔的光轻抚着你，远山、近树、村庄、矮墙，一切都笼罩着婉约的气氛，一切都沉浸在静谧里，心胸为之豁然开朗。每当这时，我都会不由地想起两个人来，两个与月取得了千古沟通，精神通透澄澈的人。

公元1083年，苏轼被贬黄州已四年有余，这位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丢掉性命的团练副使，此时早就适应了“桃花源里好耕田”的农夫生活，他亲自在东坡耕种，并自号“东坡居士”。“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多么潇洒的苏东坡，得失荣辱已然抛至脑后，宁静的田园生活修养着他的身心，滋养着他的灵魂，在这里，他似乎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真谛。这一年的十月十二日夜，月自然清亮无比，解衣欲睡的苏轼被月色吸引，睡意全无，于是欣然披衣起行，直至天寺寻好友张怀民，二人步于中庭，但见“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我们无法揣测两人畅谈了什么，也无法知道他们畅谈了多久，只知道这一晚的月色感染着他们，涤荡着他们，两个孤独的灵魂碰撞出的回音鏗然响彻在历史深处。

另一个人更为可爱。“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余道镇江往究。日晡，至北固，舣舟江